

畏廬三集

序

集之有序所以助傳也畏廬之文每一集出行銷以萬計且所著譯百五十種都一千二百餘萬言久已風行海內自不待助而傳余又不治古文辭更何足以傳畏廬乃畏廬必責序于余者蓋深念吾伯兄媿室先生也伯兄爲畏廬執友日以道義相切劘畏廬每就一文必商之伯兄時以一句一字之爭齟齬無已方畏廬初集出時伯兄已前卒畏廬以不得一序恆引爲深恨今三集告成畏廬乃以不得于伯兄者轉而及余余何人斯豈足爲畏廬輕重顧念畏廬行年七十又三精健如昔自言少時博覽羣書五十以後案頭但有詩禮二疏左史南華及漢書韓歐之文此外則說文廣雅無他書

矣其由博反約也如此而敘悲之作音吐悽梗令人不忍卒
讀蓋以血性爲文章不關學問也集中敘余家先德甚詳其
哀悼吾兩兄之文章語語出于肺腑余不知文故但述吾兩
家之交誼以歸之畏廬畏廬其許我耶高夢旦序

畏廬三集

目錄

腐解

述險

左傳摘華序

鳳岡劉氏族譜序

慎宜軒文集序

雙忽雷本事序

同學錄序

拜菊盦詩序

百大家評選韓文曹華錄序

鹿邑徐尙書奏議序

守岐日記序

謁林日記序

法國郭休君著

書昌黎處州孔子廟碑後

贈金生錫侯序

此稿久遺竟得補入

送林生仲易之日本序

送正志學校諸生畢業歸里序

送魏君注東奉使比利時序

贈張生厚載序

贈李公星治序

壽公六十壽序

石顯山人傳

王灼三傳

丁鳳翔傳

宋牧九先生家傳

陳羅莊先生傳

昭武上將軍姜公家傳

吳星亭將軍傳

許節母張夫人傳

南昌楊君若臣家傳

王烈婦傳

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

與唐蔚芝侍郎書

答姪壽鴻書

答徐敏書

答甘大文書

上陳太保書

止園記

清朝議大夫花翎三品銜湖北試用道玉邑張公配顧淑人合葬墓誌銘

清善士唐先生廟碑

清廣州教諭李君墓誌銘

清榮祿大夫江西廣信府知府二品銜安徽候補道閩縣李公墓誌銘

清林文直公墓誌銘

清中議大夫翰林院檢討前新疆道御史梅陽江公墓誌銘

清奉直大夫學部主事閩縣周君墓誌銘

林夫人墓誌銘

清建威將軍提督銜補用副將閩縣楊公墓誌銘

清誥贈奉政大夫胡君嵩高墓誌銘

阜陽王公墓誌銘

清中憲大夫署潯州府知府陽原井君墓誌銘

鄞縣曹蘭彬生壙銘

清奉政大夫贈封中憲大夫花翎同知銜候選府經歷若谷李公墓表

清修職郎訓導徐君墓誌銘

馬遜庵生壙銘

清處士甘君紹堂墓誌銘

宋母張夫人墓誌銘

清中憲大夫邳州知州東麓王公墓表

清贈奉政大夫東鹿李君墓表

清武德騎尉晉贈奉政大夫候選守備晰庵李公墓表

清安州馮先生墓表

屏南徐君霞軒墓表

清處士可園陳先生石表辭

禮園記

汕潮林氏建立太師公廟記

山居課子圖記

九謁 崇陵記

番禺梁文忠公種樹廬記

風雨恩勤圖記

理耕課讀圖記

秋室研經圖記

泊園記

六合十齡童子賊中尋弟記

南湖舊隱圖記

黃芻山先生畫記

潛廬記

蘇園記

致遠亭記

箴宜女學校碑記

遜園記

御書記

記雁宕三絕

祭丁和軒文

公祭江杏村侍御文

祭林文直公文

祭沈敬裕公文

祭高子益文

清番禹梁文忠公誄

畚曾李先生誄

冒母周太夫人誄

并序

告嚴幾道文

張太夫人誄辭

高子益哀辭

陳太保壽文

文用駢體附錄集文

畏廬三集

閩縣林紆著

腐解

蠹叟者性既迂腐又老而不死之人也一日至正志學校召諸生而詔曰嗚呼世變屹矣億倅昌矣聖斥爲盜矣弑父母者誦言爲公道矣俗固魑耳然何怙愉者之多也吾方儼懔然憂其漸而不知變也彼方諛諛諂諂以余爲狂悖而悠泛也嗚呼余將據道而直之耶抑將守吾拙坐而聽之耶將息吾躬而逃之窮山耶將泯吾喙而容其詆譭耶將和光同塵偶彼厮濫耶將虞吾決脰洞腹而與彼同其背誕耶諸生其爲我析之語未竟有笑於座者曰迂哉先生此何時耶噉聖而牙吻張哮道而聲名揚聘私崇怨者財張王醜言怪節者方披猖撓螻既肆執訟其枉崖檢盡去始成爲放先生固爲衛道然譁起而攻先生者且以爲淺衷浮表而莫人容也礪暴陵縱而行此洶洶也以腐爲正莫悉時趨之所從也仲尼何才聽之衰窶而端拱也錮數千年之聰明者孔邱也剪暴夷兇創彼輩之深仇也聚無數之青年而從之治遊墮萬年之道統而肆其盲求先生蹢蹢涼涼無輔無傳而曰吾惟時之救而乘險抵巇者方將以先生爲戎

首且羣起而培之先生胡轅然開關而致寇先生喑然而笑曰汝胡言之怯也墨突弗黔篤於匡時而孟子疾之楊子惜毛弗利天下苟害天下毛亦弗拔而孟子黜之老言曠而冥佛言幻而深韓愈乃攘老而闢佛楊墨佛老匪獸匪禽而孟韓攻之若束溼焉然則悖倫侮聖者當益爲孟韓之所急乎乞食長安蟄伏二十年而忍其飢寒無孟韓之道力而甘爲其難名曰衛道若蚊蚋之負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我者將爭起而吾彈也然萬戶皆駢吾獨嚙嚙作晨雞焉萬夫皆屏吾獨悠悠當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爲牛則羸胡角之礪爲馬則驚胡蹄之鐵然而哀哀父母吾不當爲之子耶巍巍聖言吾不當爲之徒耶苟能俯而聽之存此一線之倫紀於宇宙之間吾甘斷吾頭而付諸樊於期之函裂吾胸爲安金藏之剖其心肝皇天后土是臨是監子之掖我豈我之慚

述險

余恆告諸子曰恆人怙過天或恕之憫其愚也君子怙過天有時或殛之怒其知過而憚改其冀人爲善者將絕望焉余少而知懼畏天之心與年俱增然天之所以赦予者亦至其脫險也

或爲人所不測隨處若有神鬼陰相之即予亦莫可自解則僅能歸之于天而已同治庚午余十九歲府君疾自臺灣歸時家橫山屋小左廡僅能容榻一几之外當側行而就榻既以正寢奉府君余及室劉孺人遷左廡侍府君疾四更歸寢遲明起齒震震作聲孺人猝問亦作死灰色相嚮不能發語蓋火發燈鎔板壁洞可徑尺四週已炭然去余帳僅盈尺乃不焚而自滅余二人祕之不告母太孺人防驚及府君嗚呼果不測者余夫婦不足惜府君奈何越十日府君疾革余恃有幼弟乃露香檣額告天請以身代不驗既遭憫凶遂病肺日必咯血或猛至者盈盃矣積十年大小十餘病病必以血醫言肺痿矣不可治越戊寅乃不藥而愈貌益豐其主死之醫見乃赫然不信吾之尙生也嗚呼十年處險病之中其視一夕幸脫于火者爲何如謂非天能至此耶丁酉母太孺人瘳癰于喉際既脰洞見其咽醫言血且大崩潰時余夫婦侍疾已經月矣不審爲計則起五更焚香檣額于庭而出沿道拜禱至越王山天壇之上請削其科名之籍乞母以善終勿使頸血崩暴以悞老人如是者九夕第四夕盛雨及之余堅伏雨中不起從者以蓋庇余斥去之夜寒鷗鳴于樹間從者股慄余憂火中炎木棉之裘盡溼乃不自覺十

月二十七日母孺人逝幸不見血余伏榻下經時不能哭蓋此時一心感天幾不知余母之舍余而去也居喪之六十日余夜祭太孺人罷哭歸苦心忽跳動作響二目昏黑自謂死矣已而小蘇醫至言心房且因悲而裂余曰否不孝之人無此至性不足憂也然亦病眩暈至六年而止嗚呼以上所述述一身之險耳至吾珪子之險有相髣髴者珪之宰大城也衙齋之椽小如兒臂以滄澆之故則積土以增之土積可二尺許而兒臂之椽不能支也且陷忽兩樞孫闕于門外珪怒起斥之去牀不十武椽折千斤之積土立下几榻皆碎珪得無恙又大城產河豚珪甘之越日必具一日得五河豚珪方聽訟廚子私烹其二食之立死而珪不與焉嗚呼天相予躬乃並及其子意欲余長葆其畏天之心故用是以警之不知余感恩深畏念篤雖不之警而警心未嘗一日忘也辛酉二月余戚周太史女孫病猩紅熱死家人奔避都盡太史夫人挈其一子一孫至余家越日皆大病醫言不去之且落染及人時余家上下幾三十人余毅然曰周氏之室空矣驅此病人是置之死地吾不之忍雖得禍甘也周之子孫相次愈而余子女及孫病者七人既起復仆第六子璫及幼女病且殆凡四閱月余醫藥之費幾及千金幸皆無恙余

仍長日讀書作畫若無事然余已嫁之女及諸姪皆極憂憤余徐曰爾自行孝余自信大無傷也夫行險徼倖小人事也顧小人爲私而行險余則爲義而冒險其幸無事者蓋當禍時無一中悔之心氣壯而神完邪沴或從而辟易然唯余畏天至故冒爲之子孫果不及余者則愼之勿以身試險也因作述險示之亦以堅勵其畏天之心

左傳擷華序

紆按三傳之列於學官者左氏爲最後出然而公穀二傳已爲老師宿儒所經饋其治左傳者至杜元凱始尊爲不刊之書且謂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此邱明之志也其推獎左氏至矣蓋其崇左之心以爲庸引公穀適足自亂似蔑視二傳爲不足重輕善乎宋朱長文春秋通志之序言曰孟子深於春秋情不著書其後作傳者五而三家存焉左史盡得諸國之史故長於敘事公穀各守師傳之說故長於解經要亦互有得喪實則精於公羊者董仲舒平津侯也精於穀梁者劉向也而左氏之得列於學官實劉歆賈逵之力乃其篤好咸不如杜元凱元凱之心醉左氏謂其能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

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異真能徹左氏之中邊矣鄙意元凱此言不惟解經已隱開後世行文之塗轍所謂先經者卽文之前步後經者卽文之結穴依經者卽文之附聖以明道錯經者卽文之旁通而取證試觀蘇穎濱非宋之古文大家耶然有春秋集解之著雖因王介甫詆毀春秋故有此作余則私意蘇氏必先醇其文而後始託爲解經之說以自高其位置身在尊經之世斷不敢貶經爲文使人指目其妄但觀蘇氏之敍集解述杜預之旨曰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味以上所云則余所謂元凱之言隱開後世行文之塗轍不信然耶夫文家能優柔鑿飫則古書之足浸潤吾身者已自不淺葉夢得斥穎濱謂左氏解經者無幾且多違忤疑出己意爲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此言非知穎濱者也以解經論公穀之文經解之文也以行文論左氏之文萬世古文之祖也唐陳氏岳作春秋折衷自述曰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夫記當時之事而文之則已以左氏爲文家矣僕恆對學子言天下文章能變化陸離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馬一韓而已左